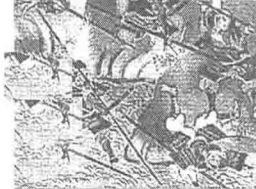


德川家康

〔日〕山岡庄八 著

5

南海出版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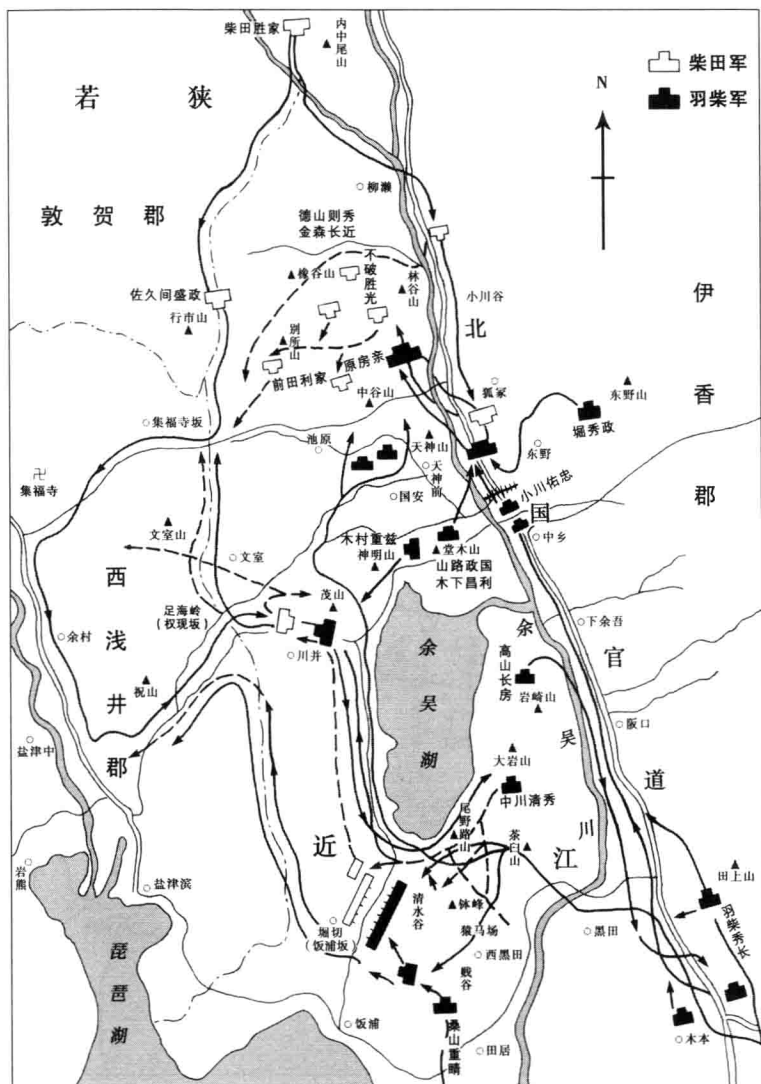


徳川家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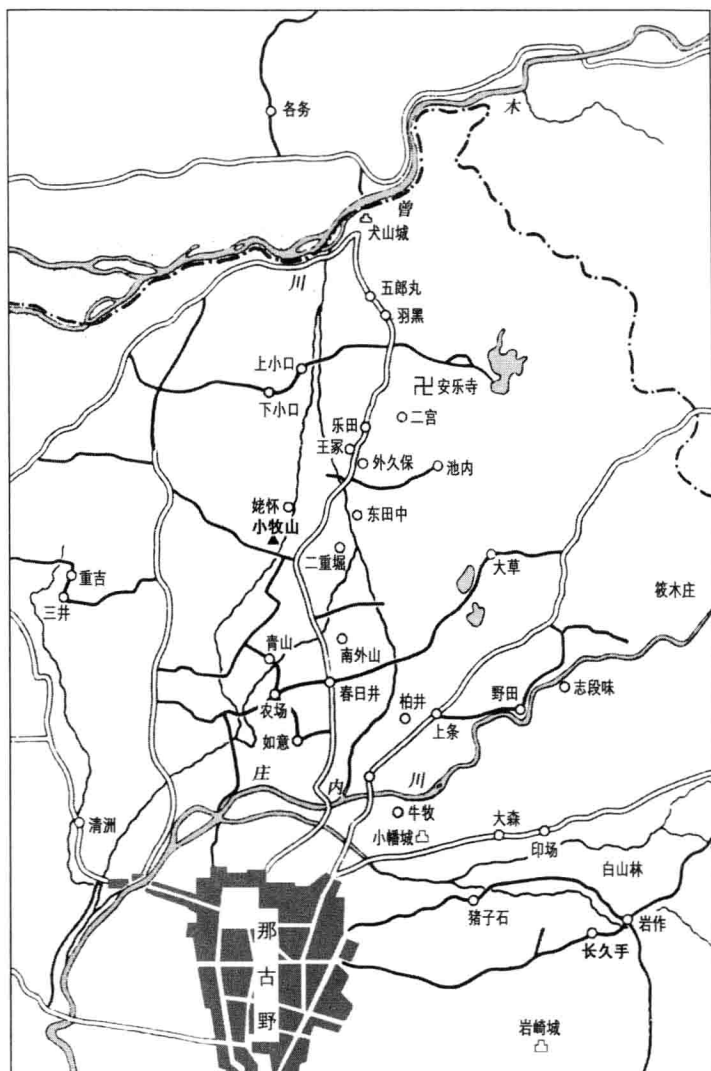
5

〔目〕山岡庄八 著
王维幸 译

贱岳合战参考图



小牧・长久手地方要图



目录

- 一 众子夺嫡 /1
- 二 家康东进 /20
- 三 柴田发难 /39
- 四 女人如草 /51
- 五 右府大殡 /66
- 六 利家出使 /81
- 七 胜丰入穀 /96
- 八 猎场密会 /113
- 九 风雪之城 /128
- 一〇 出兵江北 /142
- 一一 贱岳合战 /153
- 一二 玄蕃溃败 /171
- 一三 佛心巾幗 /183
- 一四 胜家殉城 /206
- 一五 初生去意 /225
- 一六 作左荐使 /239
- 一七 三河使者 /254
- 一八 信雄中计 /268
- 一九 斩杀三家老 /284
- 二〇 德川出阵 /303
- 二一 犬山策谋 /317
- 二二 龙争虎斗 /334

- 二三 筑前旋风 /345
- 二四 合战长久手 /366
- 二五 池田入套 /383
- 二六 名将覆没 /400
- 二七 家有猛将 /417
- 二八 英雄识英雄 /427
- 二九 太平之供 /437
- 三〇 茶道三略 /451

一 众子夺嫡

天正十年六月二十五，羽柴筑前守秀吉在山崎剿灭明智光秀之后，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清洲城。秀吉是年已四十七岁，假若他无非同寻常的体力和意志，在刚刚击败光秀的那一刹那，恐已力竭而倒了。然，秀吉乃一个永不知疲倦之人。他一鼓作气，陷坂本，降安土，夺长滨，入美浓，通过交涉，使岐阜城织田信长嫡孙三法师及上葛等人也向自己靠拢，最后，方堂皇进入清洲城。

此间，秀吉当然不曾忘记寻出光秀的人头，架在本能寺的废墟上示众。此乃秀吉的政治手腕，他想借枭首示众来向世人夸耀自己的卓越武功，令世人知道一个事实：明智光秀的蓝色桔梗旗仅仅飘扬了十余日，就偃下了。对光秀党羽的打击更是同时进行，生前和光秀私交甚笃的连歌师里村绍巴、为光秀担任特使的吉田兼和等人悉数被搜了出来。但都只是略微引起世人的一些骚动而已，过了不久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

秀吉志在京城，对其他人，他只需威抚并用便已足够。他采取了两条措施：一是简化军纪，鼓励将士立功；二是惩罚恶行。然后，他马不停蹄，直指清洲城。

秀吉超常的精力，源自他从不把辛劳作为辛劳来看待，在他的胸中，从来就无“辛劳”之辞。他夜以继日，每进一步，都会感到无比的快乐，也感到莫大的欣慰。这种“辛劳之乐”非但不会令人疲劳，只会磨炼人的意志，鼓舞人的精神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秀吉仿佛一名无我之人，

而他的喜悦便如登高回望之情。在四十七载沉浮中，他深深地体味到了这种“辛劳之乐”的功效，一直将其奉为座右铭。

秀吉为何会军指清洲？

清洲城本乃信长次子信雄的居城。信雄和三子信孝乃同父异母兄弟，年龄相同。在继承织田大业之事上，二人形同水火。从性情来看，信孝霸气十足，信雄则平易近人，但二人实力却不分伯仲。因此，无论是倾慕信雄的仁人，还是心向信孝的志士，定会立刻聚集到决定继续织田大业的地方，此处便是织田氏的发祥地——清洲。

因此，清洲就成了秀吉的第二个目标。秀吉在山崎建立了丰功伟业，向天下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实力，二十五日体体面面进入清洲城。刚一进城，他就眉头紧锁，捂住肚子。“噢，是不是劳累过度，坏了肚子？”他赶紧让人铺好被褥，早早地歇息了。

柴田胜家也于二十六结束了北陆的战事，急匆匆赶到了清洲城。丹羽长秀早就和信孝一起来到了清洲，池田信辉也继秀吉之后进了城。若是泷川一益到达，织田氏家老宿将就到齐了。不巧的是，一益于回军途中，在武藏神流川遇到了北条氏直的挑战，故还未能赶回。

“现在乃非常时日，不必再等泷川了。”柴田胜家道，“大家都是奋力击败敌人，匆匆赶来的，聚到一起很是不易。去探问一下羽柴大人，倘无大恙，让他赶紧来这里商议大事。”

在家老胜家的提议下，二十七上午巳时四刻左右，关于家督之位及信长遗领分配的大会，在清洲城本城的大厅里召开了。信雄、信孝及二人的近臣被请离席，只留三个供使唤的和尚在大厅的侧席待命。

此日，秀吉显得神色恍惚，他快步来到大厅，坐在了胜家面前，“急匆匆地赶来，真是难为您了。北陆的情况如何？”

胜家瞥了秀吉一眼，故意岔开话题，道：“听说你正在闹肚子……你的情况怎样？”

这一问正中秀吉下怀，他探出身子，道：“当时我正和毛利大军对峙……没想到光秀居然谋反弑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容不得半点犹豫，我便立刻设计说服了毛利，昼夜兼程赶回京都，方一举剿灭了光秀老贼，

为主公报了仇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可是，到底上了年纪，经不起劳顿，近日里常常闹肚子。”秀吉把剿灭光秀的功劳全都记到了自己身上，他那神气、那眼神不禁惹怒了胜家。可谁也无法抹杀秀吉的功劳，胜家把视线移到了丹羽长秀的身上。“那么，先谈主公继承之事。因信孝和五郎左一起，协同羽柴大人剿灭了逆贼，给主公报了仇，而且修为也比信雄老到，故，我想应由信孝继主公之业。你认为如何，丹羽大人？”

丹羽长秀飞快地看了一眼秀吉，“筑前大人，您意下呢？”

“哎，您刚才说什么？”秀吉拿开一直捂在肚子上的手，目光闪烁。

“柴田大人的意见，是让信孝继承先主大业。”丹羽长秀道。

“要信孝……继承哪里的家业，神户家的？”

“筑前！”胜家转过身来，恶狠狠地瞪着秀吉，“你是反对信孝继承先主大业？什么神户，哼！”

秀吉笑笑，又使劲往前探了探身子。“说笑？修理大人说的好像是先主的继位吧？”他明知故问，看到胜家沉默不语，又道：“不知修理大人为何会说出这等话来，秀吉却是不敢苟同。主公刚刚归天，诸位重臣就随意改变主公的决定，这恐不大合适吧？”

“什么？筑前大人的意思，是右府大人生前已有立信雄之意？”

“我看您越说越奇怪了，怎会有这样的道理？”

“既非如此，我们这些老臣就应该好好地商量一下，为了主公，为了避免织田氏将来产生混乱，必须选出一名最好的家督。”

“我看修理大人的话越来越离谱了。”说罢，秀吉拍拍手，把伺候的和尚叫了过来，“天太热了，把拉窗打开透透风。把药汤给我端来。”不大工夫，和尚端来了香熏散和药汤。秀吉眯眼看着院子里的绿叶，慢悠悠地把药汤喝完，再次盯着胜家。“呀，心口舒坦了，头也不沉了。修理……织田氏的嫡位乃城介信忠，此事先主生前早就嘱咐得一清二楚了。”

“可是，城介大人已经故去，我才提出另立他人啊。”

“我不这么看……既然已明确决定城介乃是嗣子，城介大人又有三法师这样一个尊贵的嫡子。假如城介没有这个嫡子，而夫人正怀有身孕，怀的孩子若是男儿，由于事关先主继承之位，除了等待，我们别无他法……可是，现在城介已经有了嫡出的长子，纵然只有三岁，可也应是织田氏理所当然的家督。我们这些老臣不当对先主的决定说三道四。故，我以为，今日商议的目的，实际上不是决定继承先主大位之人，而是商量如何辅佐三法师。这便是秀吉个人的看法。”

一番话说得胜家哑口无言，只是默默沉思，良久，方道：“那么，依你之见，如来辅佐三岁的幼主，你看有谁能让织田氏所有人都信服呢？”

“当然有。如实无人可担此重任，秀吉我可以辅佐，保证让大家服服帖帖。你说呢，池田入道？”

此时的池田信辉早已剃掉了头发，更名为胜入了。听了秀吉的话，他不住地点头。“关于先主继位之事，在下完全赞同筑前守的意见。如按照从城介到三法师的顺序，我想大概无人反对。一旦打乱了这种顺序，立信孝公子，则信雄公子不能接受；如让信雄公子继位，则信孝公子定会不乐。弄不好，还会令织田氏陷入混乱。所以，对继位之事，我完全赞同筑前守。”

池田这么一说，胜家不禁脸色发青。

这时，不知秀吉心里在想什么，只见他捂着小腹，眉头紧锁，站起身来。“疼……疼死我了，我的腹疼又犯了……反正我的意见业已说明，我想中途退场，多有得罪，失陪了。”

秀吉这次闹肚子，无论在谁看来都是假装的。

胜家觉得，秀吉从未把人放在眼中，这一次他也是故意装病。胆敢藐视他人的猴子！可是，就是这只猴子，却在实力上明显超过了织田氏其他宿将，而且痛快地给信长报了仇。秀吉的这种性格，却成了让胜家最头疼的地方。

秀吉一旦想说点什么，在信长面前也是从容不迫，甚至会当面令信长难堪。当然，信长也不会纵容他，一旦生起气来，便一声断喝：“住口，猴子！”但是，胜家却不能这么做。

这只“狂妄的猴子”本是身价五十六万石的显贵，又因力挫毛利而获得了大量新领，还把光秀的五十四万石领地完全纳入了名下。胜家却只有七十五万石。若无视现实，也像信长那样大喝一声，秀吉定会冷笑一声，立刻拂袖而去。

设若一万石钱粮可以供给三百人，那么，凭胜家的实力，顶多只能养活两万三千人，而秀吉却能轻松地拉起一支五万人的队伍。正因如此，他才故意装病离席。“我走了，看你们怎么商量！”

胜家非常恼恨，但他又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愤怒。

“羽柴的意见大家都明白了？”过了一会儿，胜家主动和长秀说起话来。他认为，丹羽长秀和信孝同在大坂，也参加了山崎决战，当然会支持自己。“羽柴的意思倒是明白，可是不管怎么说，织田一氏乃天下第一的右大臣领，一个三岁的幼主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放心。如有人打着辅佐幼君的幌子图谋不轨，才会闹出大乱子来呢。所以，我认为，只有拥立信孝，才能巩固织田氏，才是我们这些老臣在对先主尽忠啊。五郎左，你对此有何看法？”

“这……”丹羽长秀谨慎地埋下头，思量片刻，“看来，柴田大人担心的，是辅佐幼主之人可能假辅佐之名，大权独揽，独断专行……”

“说得是，此种先例数不胜数。一旦如此，过不了几年，织田氏就会四分五裂。”

“柴田大人真可谓老臣谋国啊。我有个主意，你看如何？若咱们不让辅佐幼主的人权柄过盛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要将幼主当作一个……你觉得国中会有如此人物？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像羽柴大人这样的人，你便是费尽心机，也断难令他乖乖听人摆布……”

“若让羽柴秀吉辅佐幼主，即使是你我，也不会服气。是让堀秀政来辅佐，你看如何？若是他来担此重任，我倒是支持，而且他也有这个能耐……”

“堀秀政？”这时，胜家已经急了，“这么说，丹羽大人也赞成拥立三法师了？”胜家万没想到五郎左也是这样的态度，非常吃惊，脸色越

发难看了。到此时，他方才明白，大家都在按照秀吉的意思行事。

池田胜入从一开始就反对胜家，目下泷川一益又不在。万万没有想到，不等一益到来就急着议事的胜家，竟然掉进了秀吉早就设下的圈套。现在，四位家老的意见是三对一。可是，若是让信孝和信雄加入进来，也须让代表三法师意见的人参与讨论才是。信孝当然会赞同胜家，可是信雄为了和信孝对抗，定会反过来拥立三法师。如此一来，支持三法师的就是五个人，而支持信孝的却只有两人。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，信孝当然会主动提出放弃，如此一来，胜家自是孤掌难鸣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立三法师为先主的继位人吧，由堀秀政来辅佐。至于实权，待到三法师成人之后再返还给他也不迟。我们再从京都各界选出一些代表，和我们四家老一起商谈一下，然后就去执行。大家意下如何？”长秀这么提议。

“赞成！这才是正话。好主意！”池田胜入当场拍手赞成。

“这么一来，想必羽柴大人也不当有异议了。”胜家冷冷地说道。

“不，这只是我们的意见，筑前意下如何，都还未知呢。”丹羽长秀立刻反驳道。

三人的态度已非常明确。

事到如今，胜家方后悔不迭——若是我亲手剿灭了光秀，怎会有今日这个局面？“既然是三对一，那胜家也只好让步了。如我一人反对，那才是不明事理呢。哈哈……”他笑了，表情却极不自然。为了掩饰尴尬，胜家慌忙向和尚招了招手道：“你去，羽柴大人正在那边歇息，你请他过来。就说关于继位之事，我们都赞同羽柴的意见，已经决定了。接下来要商议光秀遗留的领地……你去这么说，估计对他的腹痛，会比香熏散效果好得多。”

和尚恭敬地施了一礼，出了大厅。

正如胜家所言，秀吉正盖着被子在茶室午睡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

“筑前大人……”和尚上前把他摇醒。秀吉伸出两只手，打了个呵欠。“事情有结果了？”

“是。完全按照大人的意思决定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是柴田修理亮让你来叫我，对吧？”说罢，秀吉站了起来，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，打了个呵欠，伸了伸懒腰，然后慢悠悠地踱回大厅。他今日的目的，与其说是决定拥立三法师，不如说是要分配光秀的遗领。

三法师继位，已是顺理成章之事，秀吉也早就跟池田胜人、丹羽长秀打了招呼，早已彼此心照不宣，所以断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可是，遗领的分配能否顺利，秀吉的心里却也没底。这一次，他一改刚才病恹恹的神态，神情庄重地回到大厅。“听说终于谈到分配光秀遗领的问题了。对于此事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”还没等胜家宣布家督之位，秀吉就从怀里掏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纸来，“在发生了此次意外之后，我想恐无人覬觐先主的遗领了吧？故，此事一定要得到信孝、信雄二位的认同方可，一旦决定之后，立刻把三法师公子请来，把所有的决定向新主报告。”

“把三法师公子请到这里……”

“是，三法师公子马上就会驾临，秀吉早就安排好了，请诸位放心。”秀吉打断胜家的话，把手中的纸高高地举过头顶。他的样子太庄重了，池田胜人都不禁扑哧笑出声来。

其实，胜人早就和秀吉一起拜访了岐阜城，亲眼目睹了秀吉哄三法师的奇特本领。彼时，三岁的三法师一看见秀吉，似乎就被他那奇怪的表情，或是那张被硝烟熏得黑黝黝的脸给吸引住了，直直地盯着他，良久，方才哇的一声，抱着乳母大哭起来。

“哎哟哟，我的小主公怎么哭了？爷爷送你好玩的东西。”说着，秀吉让人拿来一个小盒子，拿出一个不知是何时、也不知是在何处准备的偶人，递到三法师的眼前，“喜不喜欢这个娃娃啊？”

三法师依然怯生生的，单是回过头看，却没有接。秀吉立刻把娃娃递给了乳母，孩子勉强收下了。接着，秀吉又拿出另一个娃娃往三法师的手里塞。三法师还是没有伸手来接。秀吉又拿出第三个。这一次三法师就不再害怕了，高兴起来，主动伸出手。当秀吉拿出第五个偶人的时候，三法师已经被他抱在怀里了。就这样，秀吉只花了片刻工夫就和三法师混熟了。在如此激烈的战阵期间，秀吉居然能弄到这么多偶人，他

到底是怎么想到的，又是何时准备的？这种细心周到令池田胜入连连称奇。这次也不例外，秀吉把同样的惊讶送给了胜家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秀吉瞥了胜家一眼，朗朗读了起来：“在先主遗留的领地当中，拿出安土附近坂田郡的两万五千石供三法师日常开支，由堀秀政代为掌管。除了北伊势的旧领之外，次子信雄加赐尾张一国，三子信孝加赐美浓一国。”

“分得好啊……”

“池田入道此次作战有功，除摄津之池田、有冈之外，加赐大坂、尼崎、兵庫三处领地。堀秀政亦有战功，加赐佐和山的二十万石。泷川一益由于在途中战败，尚未赶回，暂不加赐新的领地，只恢复长岛伊势的所有权，另，将其从家老中除名！”秀吉铿锵有力地读着，不时从纸缝里瞟一眼胜家。只见胜家浑身哆嗦，放在膝盖上的右手直打颤。

秀吉对泷川一益太狠了，虽然泷川没有战功，可是为了赶回，甚至舍弃了上野、信浓的新领。秀吉却只给他一个伊势长岛，更有甚者，居然把泷川从家老当中除名，这简直就是对胜家的嘲讽。因为现在聚到一起的四人当中，没有参与讨伐光秀的，仅有胜家一人。

这只猴子，已经和我对着干了！胜家甚至都不敢往下听了。如他无法控制愤怒，被迫和秀吉一战，结果会怎样？他真是想都不敢想。

秀吉用洪亮的声音继续往下念：“细川藤孝、细川忠兴父子严厉拒绝了光秀的引诱，服从大义，勇气可嘉，原有的领地不变。森长可和毛利秀赖，由于失去了新领，故只恢复从前的旧领。筒井顺庆对先主忠心耿耿，毫无二心，可继续经营旧领。若大家有何异议，可以当面提出，另行商议。”

众人不语。

“下面是丹羽大人，丹羽大人除了从前的若狭，加赐近江高岛、滋贺二郡，以表战功。中川清秀、高山右近等人，从秀吉的份额中拿出一部分适度封赏。最后，便是秀吉本人了，由于本人一直与毛利征战，原先的播磨不作变更，另，因在此次战争中家臣增加了不少，故加赠山城和河内的一部分，还有，光秀的旧领、丹波也一并接管。”读到这里，

秀吉喘了口气，飞快地环视了一圈，当然，无人吱声。

丹羽长秀和池田胜入早已事先和秀吉商议过，对其想法心知肚明，而柴田胜家却不知底细，如果不明就里插上一句，不知秀吉会说何等话来。秀吉看到胜家双目紧闭，眼皮不断地颤动，不怀好意地笑了。“对了，我这个贪婪鬼，光顾着算计自己的事情，居然把最重要的柴田大人给忘记了。这一次，柴田大人虽然没有赶上诛叛，可到底也是织田氏一等一的功臣，故，除越前的旧领以外，北陆的新领当然不用说了，再将近江长滨原本属秀吉的六万石旧领，连同城池一并转于大人。可是，这样一来，泷川、森等人可能会抱怨有失公允，不过秀吉自会努力说服他们，胜家放心就是。”

听到这里，胜家不禁睁大了眼睛，直直地瞪着秀吉。巧舌如簧，城府如海！所谓如若泷川和森发起牢骚来，一切由他来承担，弦外之音便是：“你们二人也没有赶上平叛啊。”这种决定，是令人怒不可遏的辛辣讽刺。

“我想大家定没有异议吧，如是一盘棋，一步不慎，全盘皆输。那就把佑笔叫来，让他来写新领定分状。三法师公子大概已经驾临了！”秀吉清了清嗓子，放声大笑。

年过六旬的胜家万万没有想到，比信长更为可怕的秀吉，正在暗中恶狠狠地向他压过来。把三法师放在安土城，让他继承织田大业，由堀秀政来辅政，再把安土附近的长滨城让给第一家老柴田胜家，秀吉的安排还真是滴水不漏。胜家若表示不服，秀吉会怎么说呢？

“正是因为考虑到你乃第一家老，才把三法师公子身边秀吉旧领让渡于你。”秀吉定早就想好了话，来堵他的嘴。

“看来大家是没有异议了。”秀吉又道，“那么，将信雄和信孝两位大人请来，把大家的决定记在新领定分状上。丹羽，请二位大人前来。”

可是，丹羽长秀并没有站起身来。

“怎的，你有异议？”

“没有异议，右府大人仙去，只要筑前守大人来主持大局，自是万无一失。”池田胜入抢道。

“筑前守大人，长秀还担心一事。”丹羽长秀觉得这么简单就决定了，对胜家似乎有点过分，便插了一句，“这次决战，德川大人也把大军开到了津岛……”

“哈哈，”秀吉又笑了，“德川还是老样子，他不会有任何异议。与其闯进来硬插一脚，得罪大家，还不如在东面白捡别人丢弃的领地划算。这些事情，家康早就盘算好了。”

“言之有理……”

“还有，现在的当务之急，是赶紧重建安土城，迎接三法师公子，昭告天下，织田氏后继有人。在此之前，先把三法师公子安顿在信孝的岐阜城内。安土城的重建一定要快，若不赶紧……你说呢，柴田大人？”

“哦。”

“我明天立刻把长滨城转交给你，还望大人笑纳。”

丹羽长秀起身去迎接信雄和信孝。他二人自也心存不满，只是抵挡不住秀吉的能言善辩，最后只能哑口无言而已。

议事进行了大约两个时辰，本以为会有一场唇枪舌剑，没想到进展得如此顺利。下午申时左右，所有的人都已经集中到了大厅。厅中，正面的中央乃三法师的坐席，信雄、信孝分坐左右，家老以下都面对着三法师而坐。

随着侍从高声通报三法师驾临，正面的隔扇被轻轻地打开，秀吉抱着三法师从后面悠然走了出来。大家不约而同地低头行礼。甚至坐在最前列的胜家，都似受到了大家的感染，伏在地上，可他还是禁不住想放声大笑。此时的柴田胜家，就像是做了一个既滑稽又悲惨的梦。那个中村的农夫，所作所为仿佛村祭时的狂言滑稽剧，让人忍俊不禁。但是，他做得又如此巧妙，怀里抱着三法师接受大家的跪拜，既让人生气，又让人好笑。

柴田胜家却不敢笑，一旦笑了出来，他的下场可能就更惨了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同以往。向来讨厌门第论的信长公曾孜孜以求以实力论英雄，现在，先主的这种努力已经开花结果。其实，光秀对先主的不满，也在于他认为自己是土岐的豪门贵族，在于

他对虚荣的一味追求。胜家心道：莫要动怒，忍耐一二。

“哎，胜家，三法师公子有话要跟你说。”

正当胜家心口发热、泪眼朦胧的时候，秀吉说了一句，那表情俨然就是信长公。

“在，在。”

“你，对那个老爷爷说句话。什么？不用害怕。你别看他样子长得吓人，他可是个为织田氏永远尽心尽力的好爷爷，不用怕，说两句。”

三法师怯生生地看了一会儿柴田胜家，终于叫了一声：“爷爷。”然后，孩子大大地舒了一口气，拼命地搂着秀吉的脖子。

“哈哈……”秀吉笑了，又道，“真是不可思议，三法师公子竟然对我秀吉如此依恋，天真无邪的眼睛简直如同神佛，看来他是了解秀吉的脾气……”

池田胜入低下头，极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。秀吉特意到岐阜城去，用玩偶征服了三法师的事情，众人中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秀吉简直就是个孩子……可是仔细一想，就会觉得十分可怕。如此细微的地方，他都想到了，世上还会有比他更精明的人吗？在激战之际，他心中竟然能描绘出一幅直到今天才发生的图画，这样的人，岂可久居人下？

“那么，现在就由秀吉来代替新主公封赏新的领地。”

此时的信雄，在正面规规矩矩地坐着，而信孝则明显不快，时不时地抬头望着屋顶。再看胜家，早像一块磐石一样，一动不动了。

接下来被秀吉喊到名字的人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已经习惯了秀吉的行为，他们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觉得听从秀吉的安排乃是理所当然。

一开始时的滑稽感已经消失，当侍者上来掌灯的时候，秀吉自己都产生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。“下面，由主公为大家赐酒，希望诸位不要拘束，尽情畅饮。”说罢，秀吉抱着三法师，环视了一圈跪拜的人，悠然退到了里面。

现在，天下已经完全由信长时代进入秀吉时代了。

清洲会议完全成了秀吉一人的舞台。他成了会议的策划者、组织者、主持者。但是，若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，那就索然无味了。在